

§ 有朋自遠方來(2)

沒有永恆的朋友，也沒有永恆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 邱吉爾 1874-1965

沒有什麼事情無故發生，一切事情的發生都有原因和必然性。留基伯(Leucippus)



清晨，希波克拉底在天文館前廣場晨練。

(為與科斯島的希波克拉底區別、此後稱「希皮」)

黑貓尼古拉為與男僕尼古拉區別，稱小黑。)

雲步開襟、劈山斷流、橫掃千軍、燕子穿林、盤龍轉柱、回風抱月。

[傳奇 棍法篇] 這棍法有個飄逸的名稱，叫煙雨江湖。

撥、掃、掄、戳、劈、撩 勁力纏綿不斷，沾連黏隨。

希皮把一支齊眉棍耍得虎虎生風。

接著迴力鏢拋出，繞過亭前大樹又飛轉回來。

胡仙兒化作一隻小翠鳥，飛舞於樹枝間，小黑在樹樑上斜躺，注視著翠鳥，目不轉睛。

菲羅勞斯經過廣場時，希皮沒在意，菲羅勞斯也沒打擾。

直到遠處傳來馬嘶聲，希皮才停下來，翠鳥也停在希皮肩上。

「哇！好可愛的小鳥。」亞齊娜眼尖，看到小翠鳥，叫了起來。



莫妮卡是女奴兼亞齊娜護衛，遠遠地見到希皮舞棍耍鏢，心中一凜：「這大叔還真了得，改天找他切磋一下。」

希皮停了下來：

「歡迎貴客，老師正等著你們呢。」

莫妮卡身著及膝的愛奧尼亞基同(Ionic chiton)，束著長髮，著皮質涼鞋，腰間配著短劍(xiphos)，露出右肩，英武嫵媚，希皮不由得眼睛一亮。

豪華的馬車停在廣場，一行人在廣場周遭的石頭上坐下來。

天文館內實在太小，擠不下這麼多人。

德謨克利特：

「我與恩諾皮德多年未見，想跟他多說幾句，高爾吉亞留下來陪我，其他人到附近散心吧。」

在船上待了這麼多天，還記得怎麼走路嗎？」(眾人大笑)

幾經短暫討論後，德謨克利特、高爾吉亞、雅典使者索斯特留在天文館、其餘各人兵分二路。

希皮(帶著翠鳥)、莫妮卡、亞齊那、阿斯帕西亞，由狄奧多魯斯帶隊，前往奧林皮溶洞，途中經過 Kato Fana 海灘。

希波、小伯利克里、尼古拉(帶著小黑) 由修昔底德帶隊，前往 Kalamoti 鎮的市集閒逛。

德謨克利特、高爾吉亞、使者索斯特將軍走進天文館時，恩諾皮德與菲洛勞斯也剛好下樓。

相互寒暄介紹後，五人到二樓展覽廳內的圓桌邊坐下。

從窗台望過去，蔚藍的大海、細沙鋪成的海灘、美不勝收。

廳內有恩諾皮德從薩摩斯島與埃及帶回來的筆記，記載著許多密笈，擺放著。

「我與你老師留基伯對宇宙、人生有許多共同的想法。

你老師好嗎？很期待跟他再共飲一壺酒。」恩諾皮德開場。

德謨克利特：

「老師還在阿布德拉(Abdera)做研究，聽說把花粉撒在水面，花粉的微粒有不規則的運動。」

菲洛勞斯：

「留佬對虛空、原子有特別研究，我也很想跟他討教。

能看到花粉微粒的運動，這眼力非凡啊。」

菲洛勞斯主張，宇宙由限制者(Limiters 例如音階)與無限制者(Unlimiteds 例如地、水、火、風、時、空 通稱 continua)組成。

德謨克利特：

「老師也很仰慕您，常說您年輕有為。」

恩諾皮德：「高爾吉亞最近還在到處奔波嗎？」

高爾吉亞：

「不就來了嗎，沒辦法，風雨飄搖，我老骨頭還能到各處走走也不錯。

我今年夏天想到西西里島的敘拉古(Syracuse)走走。」

索斯特：

「到敘拉古？最近雅典的政治氛圍正繞著要不要遠征敘拉古議論不休。」

恩諾皮德：

「也許高爾吉雅也希望能化解戰爭吧。我們兩人都經歷了波希戰爭(499-449BC)，知道爭波斯與希臘之間的文化差距，或許就是東方與西方對立的距離。

戰爭是無情的，此刻我們必須守護自己的故鄉，就像我，必須守護希俄斯島。德謀克利特從雅典來，想必帶來雅典的使命。

坦誠地說，斯巴達也要我傳達他們的立場。

我想請高爾吉亞、菲洛勞斯做見證，商量出一個共識，這場戰爭只是苦了百姓。」

德謀克利特：

「同為聖教派的魔法師，我們本應該專注修煉，參攪這俗事情非得已，請您諒解。

我只是雅典副使，政策上的事務還是要以主使索斯特將軍為主。」

索斯特：

「還得請恩諾皮德大力幫忙，疏通希俄斯的貴族，化解不必要的誤會。」

恩諾皮德：

「使者言重了，現在還請多喝幾杯酒。」

德謀克利特語氣婉約：

「希獨是斯巴達煽動的嗎？雅典方面疑慮甚深。」

希俄斯島的獨立運動簡稱希獨。血流成河是否意味著，若希俄斯島宣稱獨立會遭來雅典大屠殺。

恩諾皮德：

「希俄斯島本來相當富裕，Delphi 神殿的祭壇就是希俄斯島捐獻的，

但是現在要為雅典建造戰艦，又要負擔重稅、勞役，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獨立運動是自發的，斯巴達只是承諾希俄斯島的民主與自由。」

索斯特：

「雅典即將遠征，軍餉與戰艦必不可少，遠征西西里的過程中免不了要與斯巴達一戰，說斯巴達承諾希俄斯島的民主與自由，誠屬可笑。

希獨是一條不歸路，恐怕真要讓希俄斯島血流成河。

恩諾皮德要深思，不要中了斯巴達的詭計。」

高爾吉亞：

「有傳聞，斯巴達國王的背後是邪靈，可信嗎？」

恩諾皮德：

「醜化敵對陣營是可以理解的。

邪靈攻擊神殿是修練界的事，與人間無關。

斯巴達也只是為維護它的人民而戰，與邪靈無關。」

德謨克利特：

「說來慚愧，說是為人民，其實都是為我們貴族的利益吧。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而政治是為貴族服務。

雅典的希望也是我個人的希望，就是斯巴達不要重起爭端。

請您代為轉達克里昂(Cleon -422BC)將軍的意思。」

恩諾皮德：

「亞基斯二世國王也不想打戰，但是雅典方面主戰派的勢力似乎壓過了主和派。

我們希俄斯島夾在兩霸權之間實在很無奈，」

菲洛勞斯：

「有幸見證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善意，只是如何面對希俄斯島的人民？

戰艦還造嗎？還要給雅典納稅嗎？」

德謨克利特：

「我無權代替將軍決定，這是個難題，恐怕將軍也無法自己決定。

畢竟雅典也是多數決，煩請將軍代為轉達。

我個人相信，若希俄斯宣布獨立，必定帶來災禍，雅典不會坐視。

希望恩諾皮德兄能妥善告知希俄斯居民。」

索斯特：

「德謨克利特所言甚是。最近米蒂莉亞(Mytilene)反抗雅典，聽說雅典大軍已發，米蒂莉亞前途堪憂。

若希俄斯執意推動獨立，恐怕雅典大軍回頭滅了希俄斯。

嘿，聽說恩諾皮德新納一個美艷情婦…豈不可惜。」

德謨克利特、菲洛勞斯 是悲天憫人的聖教士

高爾吉亞是風塵僕僕的政治家，都憂心匆匆。

五人首輪會議暫時告一段落，各自向雅典、斯巴達報告後再作定論。

§

天文館，此刻關上所有窗扉。

內部，只餘兩人對坐，德謨克利特目光如刃；恩諾皮德頭戴玄色絲帽，鬍鬚未剃，眼中微光熠熠。

「你從前是自由思想的捍衛者。」德模克利特冷靜開口，聲音低得像是從紙卷中流出，「怎會支持以虛假與陰影為道的斯巴達？」

恩諾皮德不語，只緩緩取出一卷星圖，攤開在兩人之間的桌上。



「你可知北極星並不永恆？」他語調冷靜，「恒星之位，隨歲月而移。人亦然。政體亦然。」

德模克利特皺眉：

「你將自然律投射於人間秩序，這是詭辯。」

「非也。」恩諾皮德站起來，指向星圖。

「雅典如今宛若過飽之獸，欲將整個希臘吞下；你們自以為是民主典範，實則對同盟城邦行征服之實、納重稅、奪其港權。」

「但希獨運動若行之，」德模克利特反駁，「將使全希臘陷入分裂、內戰，斯巴達只是坐收漁利。」

恩諾皮德眼神鋒利如箭。

「我非為斯巴達說話，我為邏輯與自然說話。」他頓了頓，

「雅典的權力結構，如同一顆不再運行的星辰，正拖著整個天空崩潰。

若我們不調整軌道，最終不僅是伊奧尼亞，連你們的學院與衛城，也將灰飛煙滅。」

沉默拉長。

德模克利特的眼神有了波動。

「你想要我回雅典，告訴他們什麼？」他終於問。

恩諾皮德俯身，語氣柔和，卻藏著刀鋒。

「告訴他們，希獨運動並非反雅典，而是救雅典於自毀之前。讓城邦間重建真正的平衡與自治——否則，這場戰爭將從血肉延燒至信念。」

德模克利特緩緩起身，神情沉重。

「你用的是數學與星象，但你的戰場是心與人。你已非過去那位仰望天象的智者。」

「錯了，」恩諾皮德淡淡說，「我仍仰望星辰——只是我明白，有時，得先熄滅幾盞假光。」

德謨克利特有點怒氣：

「不會是因為阿芙蘿吧，就為了一個女人值得嗎？」

恩諾皮德站了起來：

「據說亞齊娜是小客蒙(Cimon)的堂妹，你也不是真心為了雅典！」

一場沒有結局的爭鋒，最後因為兩個女人不歡而散。

後記：

1. 希俄斯島大屠殺發生在 1822 年期間。
2. 德謨克利特的說法與事實可能有出入。

一般人的印象，斯巴達是野蠻、專制、殘暴的，現在看起來，雅典並不那麼優雅文明。

殘暴的是戰爭本身或者應該說是，政客與將軍的野心。

根據史實，在伯羅奔尼薩戰爭中，克里昂是極力主張進攻戰略。

427BC 當米蒂莉亞(Mytilene)反抗雅典失敗後，克里昂提議將 Mytilene 的公民處死，而奴役其婦女與兒童。

他的法令被通過但是第二天又被撤銷。

425BC 克里昂拒絕和平條件，並且在 Sphacteria 打敗並俘虜了斯巴達人，名聲到達顛峰。

當他試圖收復 Thrace 城時，在 Amphipolis 被斯巴達將軍 Brasidas 打敗並且殺死。